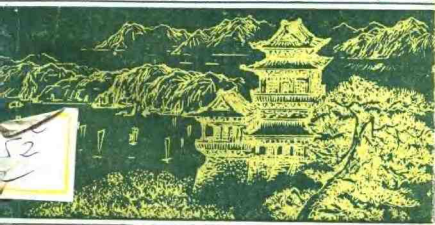


田园诗人

陶渊明

黄新光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 丁纪根

封面题字 黄天璧

105

江西古代文化名人丛书

田园诗人陶渊明

黄新光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南昌市新魏路)

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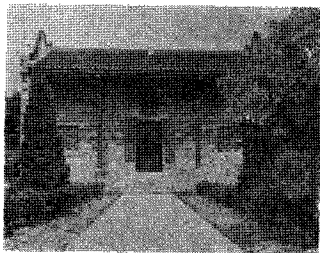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毫米 1/32 3.1印张 60千字 插页1 印数: 1—2,030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: 10110·490—①

定 价: 0.85 元



王陽明肖像



陶靖节祠



陶渊明纪念馆

序

晏 政

“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，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，襟三江而带五湖，控蛮荆而引瓠越。物华天宝，龙光射斗牛之墟；人杰地灵，徐孺下陈蕃之榻。”

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，初唐著名诗人王勃就用这样文采飘逸的辞句，赞颂了江西的富饶美丽和潜在的文化蕴藏。从这一点来说，王勃不愧是一位具有深刻洞察力和历史远见的文章家。

江西，确实是一个引人神往的具有“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”巨大优势的好地方。

“区区彼江西，其产多材贤”。在这块土地上，古往今来，曾经孕育了多少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和科学家啊！他们或如匡庐奇峰，拔地而起；或如井冈青松，立地顶天；或如赣水滔滔，波光流溢；或如鄱湖烟云，气象万千，真是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”。

远在东晋，陶渊明就象一颗熠熠发光的明星，

腾升在中国文学领域的上空，首创了我国古典的田园诗体，流风余泽，历千百年而不衰。

到了宋代，江西文化更是呈现出一派群星璀璨的辉煌局面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。据粗略统计，赵宋三百多年，作家一千三百余人，江西人氏竟占了八分之一。他们之中有当时在政治、文学界举足轻重、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；有与苏东坡分庭抗礼、独创“江西诗派”的黄庭坚；有自出机杼、被尊为宋代杜甫的杨万里；有“婉约词派”的主将、成就卓著的音乐家姜夔；还有既是文学家而又身居宰辅的晏殊、文天祥等等。在这些杰出的文化人物中，王安石被列宁称为“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”，文天祥的一曲《正气歌》，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。他们的改革精神和爱国气节，至今不减其历史的光辉。

南宋以后，在元代有著名的戏曲家和音韵学家周德清，他的本为戏曲用韵而作的《中原音韵》，其贡献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，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规范化打下了一个有力的基础。在明代，先是出现了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。“临川四梦”，光耀远扬，日本学者将他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，誉为十七世纪初辉映东西方的两颗巨星。继而出现了大科学家宋应星，他的《天工开物》是一部阐述我国古代农业和手

工业技术的卓越著作，后世学者尊之为“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”，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一页。在清代，则涌现出了不朽的画家朱耷（八大山人），他的绘画艺术独辟蹊径，自成一派，在中国和世界画坛上引起越来越大的反响。清代文学家蒋士铨，既以诗文著称于世，又是造诣很深的戏曲作家，堪称为我国古典戏曲发展史上的殿军。……

所有上述这些名字，和我国历史上其他许许多多杰出人物的名字汇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座无比辉煌的“金字塔”，体现着我国人民的无与伦比的创造力、无穷无尽的智慧和才能，永远值得炎黄子孙引以为骄傲。

文化传统的长河，浇灌了历代先人的心田；文化传统的乳汁，在新的时代光泽的照耀下，去芜存精，也将哺育出一代又一代新人。

假如我们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，就会惊异地发现：民族文化的“万里长城”，比之居庸关砖石筑造的长城更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，更不容易遭到风化和剥蚀，而当她和新的时代精神相结合，就会更加焕发出不朽的光辉。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延续最久、影响最大、生命力最强的文化之一。只有在民族文化的基石上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，继承其民主性的精华，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

建设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，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把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提到一个新的水平。任何抹杀和忽视先行者劳绩与成就的行为，都不免要受到历史的嘲笑。承先可以启后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视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，并使之推陈出新，发扬光大呢？

假如我们环游江西大地，就会强烈地感到：江西是个经济资源十分丰富的“大省”，也是个文化蕴藏十分深厚的“富省”。鄱湖水域，赣抚平原，吉泰盆地，赣南山川，到处都能发现古代文化的踪影，到处都能听到历史渊源的回声。集百家技艺，绘江西新貌，建设经济发达、文化昌盛、科技进步、生活小康的新江西，正需要打开精神宝库，认真总结和继承优秀的江西古代文化。追溯民族本源精神，开发江西文化资源，不正与我们锐意进取，振兴江西的宏伟事业息息相关吗？

假如我们追寻蓬勃兴起的旅游热潮，同样会生发出直接的感受：参观风景，游览名胜，不光是吃喝玩乐，更重要的是对美的欣赏和高度的文化享受。旅游和文化是不可分离的，缺乏文化内容的旅游是素质不高的旅游。风景区域一旦和文物古迹的介绍、文化名人的张扬结合起来，奇山秀水同时和琳琅满目的古代文化展示出来，就不仅可以使旅游者一唱三叹，流连不已，而且可以寓教于游，激发

人们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文化的健康向上的思想感情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加紧步伐去开拓、探索成就辉煌的优秀古代文化遗产呢？

正是基于这种认识，我们在中共江西省委、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的关怀下，已陆续兴建了陶渊明、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、黄庭坚、朱熹、文天祥、汤显祖、宋应星、八大山人等十位历史文化名人纪念馆。现在，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又编撰了《江西古代文化名人丛书》，替上述十位杰出文化人物分别著书立传，并经江西人民出版社玉成美事，予以出版。丛书编撰者力求把学术性、知识性、地方性、通俗性融为一体，史实力求准确，材料务存翔实，既充分肯定历史人物的成就和贡献，又分析指出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的、阶级的局限性，观点比较鲜明，文字尽量洗炼，雅俗均可共赏。他们的这一用心，无疑是值得称道的。这套丛书的编撰，以省文研所的科研人员为主，又聚集了省社科院和高等学校的部分科研力量，其中既有我省中、老年学者，又有后学俊彦，他们集辛勤之研究，撷古代之英华，不畏烦难，相互砥砺，勉力奋进，探幽致远，其诚可感，其功可嘉。当然，由于成书时间匆促，著述出于众手，粗忽难免，不当或存。但它们毕竟是从江西红壤撷取的一捧朴美卵石，质素晶莹，色彩斑斓；它们又是从豫章故土采集的一束映

山红花，摇曳生姿，清新鲜艳。我想，工作、生活在江西大地的父兄弟姐妹是会喜爱它们的，希望了解江西、热情关注江西的海内外友人大约也是会欢迎它们的。

一九八六年三月于南昌

目 次

第一章	故里和家世·····	(1)
第二章	出仕和归隐·····	(14)
第三章	归田后的生活·····	(29)
第四章	贫病交加的晚年·····	(61)
第五章	田园诗的开创者·····	(66)
第六章	对后世的影响·····	(80)
附 录	陶渊明生平简表·····	(98)
	主要参考书目·····	(104)

第一章 故里和家世

况复岩壑古

缥缈藏风烟。

（朱熹《陶公醉石归去来馆》）

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曾说过：“我们国里头四川和江西两省，向来是产生大文学家的所在。陶渊明便是代表江西文学第一个人。”^①江西素称“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”，历来人才辈出。上溯到东晋末、刘宋初年的陶渊明，是江西的第一个著名大诗人，也是我国诗歌史上独创一派的大诗人。

公元三百六十五年（晋哀帝兴宁三年），在大江之南，鄱阳湖的西北岸，为历代诗人所讴歌为“奇秀甲天下”的庐山山麓下，诞生了这位著名的大诗人。

据沈约《宋书·隐逸传》、萧统《陶渊明传》、李延寿《南史·隐逸传》的记载，陶渊明是“寻阳柴桑人”。“寻阳”是郡名（唐代将“寻阳”改为“浔阳”），据《晋书·地理志》永兴元年（304）分庐江之寻阳，武

^①见梁启超《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》。

昌之柴桑二县置寻阳郡，属江州。义熙八年（公元412年）省寻阳县入柴桑县，柴桑仍为郡。柴桑也一度是江州的州治所在地。柴桑早在西汉时，就已置县，因西南有柴桑山而得名。据《元和郡县志》，柴桑故城在今九江市西南二十里。因柴桑县在晋宋之际辖地很大，大致包括今九江、星子、德安三县，陶集中提到过的陶渊明的故居上京、栗里、南村等地，究竟在何处，历来众说纷纭，聚讼不已。传为陶渊明故居的有星子县玉京山，星子县的温泉栗里陶村，九江县的荆林街鹿子坂（在今九江市西南约九十里）。

玉京山在星子县城西约五、六华里，持渊明故居在此地者认为，陶诗中的上京故居即指玉京山。上京地当鄱湖之滨，山下有良田美池，陶诗中出现过的“东皋”、“西畴”、“斜川”等地名，都在上京附近。栗里陶村在今温泉疗养院附近，持此说者认为陶诗中的“南村”即指陶村。陶村住户如今仍多姓陶，说是诗人的后裔，十年动乱前，他们还保存有陶氏宗谱。陶村之前有一条水溪，名“醉涧”。又有一汪清泉名“濯缨池”，池旁有一巨石，高四、五尺，相传为诗人醉后高卧的“醉石”，石而刻有“归去来馆”四字，是朱熹知南康军时的遗迹。据朱熹《跋颜鲁公栗里诗》说：“栗里在今南康军治西北五十里，谷中有巨石，相传是陶公醉眠处。予尝游而悲之作归去来馆于其侧，岁时劝农相间一至焉。俯仰林泉，

举酒属客，盖未尝不赋诗也。地之主人零陵从事陈公正臣闻之，若有慨然于中者，请大书刻石上。予既去郡，请益坚，乃书遗之。”石上有斑驳石痕，人们传为陶公醉卧时的耳痕和吐酒痕迹。鹿子坂在九江县荆林街附近约半华里，南有柴桑山。陶渊明墓就在离此不远的面阳山南坡。墓地背依大汉阳峰，周围林静景幽。主此说者认为此地即古柴桑县治，为渊明故里。诗人晚年回到故居，死后就近殡葬。

玉京山说，出自宋人李公焕《笺注陶渊明集》引《南康志》：“近城五里，迹有渊明故居。”后人认为即指玉京山。此地虽“一峰独秀”“云山烟水”“奇绝不可名状”，但在陶集中却无踪迹可寻。近人逯钦立先生认为，“玉京山之名起于元、明以后”，“上京亦为一里之名”，不是山名，玉京山与陶诗中的“上京”无涉^①。“栗里”之名，虽在《宋书·隐逸传》及萧统《陶渊明传》中出现过，但却是游览之地，在庐山之北，寻阳和庐山之间。今栗里陶村的遗迹，不少论者认为是后人的附会。至于鹿子坂，因距九江、彭泽太远，与陶集不相符，不可能是故柴桑城。鹿子坂附近的楚城邑是唐初分湓城县（随大业初改柴桑县为湓城县）所置的楚城县县治所在地^②。至于陶

①见逯钦立《陶潜里居史料评述》、《陶渊明行年简考》。

②见《唐书·地理志》。

墓，不少论者也认为是纪念性墓冢，不足为信。

近年来江西宜丰县进行文物普查，该县据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瑞州府志》、《新昌县志》和该县《秀溪陶氏宗谱》等，认为陶渊明为宜丰县澄塘乡秀溪安城村人。该村在县城东二十里。持此说者认为陶渊明生长在该地，中年居寻阳，晚年又一度回故里，卒于寻阳。在宜丰故里还有读书堂、柳斋、菊轩、渊明洞、靖节墓、醉卧后等遗迹。可备一说。关于陶渊明故居的考辨，真可谓见仁见智，但迄今均未有定论，令人有“缥缈藏风烟”之慨。但随着对陶渊明研究的深入，认识也会一致。如今人邓安在《陶渊明里居辨证》^①一文中，提出诗人故居当为今九江市西十五里之白鹤乡，该文认为“这不仅与我们考证陶侃里居相符”，而且与“彭泽去家百里”的说法也是一致的。该文还认为上京、南村也在柴桑城附近不远的地方。至于柴桑旧址，早在一九四四年逯钦立先生就有辨证。他认为：“柴桑旧址，必迫近湓口，坐落今九江县西南二十里附近，而决无僻处庐峰西南之理。”从柴桑在东晋时曾一度是寻阳郡治、江州州治所在地来看，必定离大江不远。陶集中的上京、南村为诗人离开柴桑后的迁居地，离柴桑也不会远，定在近郊。近年来九江、里子二县对相传为诗人故居

^①载《文史》第二十辑。

的遗迹，均加以修复，供游人瞻仰。游人至此，想见其为人，莫不慕其高风亮节，徘徊祇敬，不能离去。

关于诗人的名字，沈约《宋书·隐逸传》说：“陶潜，字渊明。或云渊明字元亮。”萧统《陶渊明传》说：“陶渊明，字元亮。或云潜字渊明。”二人均根据传闻所记载，不很明确，故引起后世史传记载的混乱^①。宋人吴仁杰认为诗人名渊明，字元亮，晋宋易代之后，更名潜，字渊明^②。据《诗·小雅·鹤鸣》和《诗·小雅·正月》二诗的内容和郑玄笺，诗人入宋以后更名潜，字渊明，是取“潜伏于渊”之意，表明自己不仕于宋的态度。从诗人的父祖辈与晋室的关系，以及诗人对《毛诗》的精通来看，此说也不能说是穿凿。

关于诗人的家世，在《命子》诗中，诗人追溯了先祖的光荣历史。说祖先源于上古的陶唐（指尧），中经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魏而至东晋，历代功臣迭出，世系显赫。诗句虽不无夸耀之意，但也是当时讲究门第的风气所致。该诗一共十章，第四章开始叙陶侃。第五章八句全部歌颂陶侃的功德。沈约《宋书·隐逸传》和萧统《陶渊明传》都说陶侃是陶渊

①见朱自清《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》。该文章出关于诗人名字的记载，共有十说。

②见吴仁杰《陶靖节先生年谱》（载《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》）。

明的曾祖。关于陶侃，《晋书》有《陶侃传》。据传陶侃本鄱阳人，后徙家庐江之寻阳。父名陶丹，母湛氏新干人。据《世说新语·贤媛》记载，陶家世代贫贱，陶母劳苦纺织供陶侃识字读书。为了陶侃结交朋友，她曾剪发买米来招待陶侃的朋友。后来陶侃经人推荐到寻阳任县吏，管理捕鱼设施鱼梁，曾腌了一罐糟鱼，托人带给母亲。陶母仍将瓦罐封好，回了一封信责备陶侃说：“汝为吏，以官物见饷，非唯不益，乃增吾忧。”可见陶侃自幼便受了母亲的良好教养。后来陶侃凭武功逐渐升为荆州刺史，后又转任广州刺史。公元三二七年，历阳内史苏峻与豫州刺史祖约合谋，自淮南举兵叛晋，建康失守。陶侃被推为平定叛乱的盟主，与江州刺史温峤联军东下，消灭苏峻，收复建康，封为长沙郡公，都督八州军事。陶侃位高权重，《晋书》本传称其“据上流，拥强兵，潜有窥窬之志”，虽有微词，但对其勤于政务的作风，却也作了具体生动的记载：

侃性聪敏，勤于吏职，恭而近礼，爱好人伦。终日敛膝危坐，阂（kǔn、门槛）外多事，千绪万端，罔有遗漏。远近书疏，莫不手答，笔翰如流，未尝壅滞。引接疏远，门无停客。常语人曰：“大禹圣者，乃惜寸阴，至于众人，当惜分阴，岂可逸游荒醉，生无益于时，死无